

直皖战争期间的皖系骨干吴光新

陈长河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1920年7月,直皖战争在直隶境内进行。皖系骨干吴光新,虽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在段祺瑞的授意和支持下,为击败直系,上窜下跳,作了充分表演。其一,是年2、3月间,段祺瑞图谋赶走豫督赵倜,让吴光新取而代之,以便拦截北归直军于途中。但这一图谋未能得逞。其二,是年5月,驻防湘南的直军吴佩孚部,为搞垮皖系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在与南方结盟后,撤防北归。直军一撤,湘军立即接收直军原有防地。张的统治岌岌可危,遂请求时驻岳州等地的吴光新部来援。但吴为保存实力,坐视张之垮台而不加援手。其三,直皖战争爆发后,直系王占元在武昌设计将吴光新扣押,并将其分驻各地的部队一一缴械,这对皖系在战争中的惨败,无疑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战争结束,吴被免职查办,并交付军法审判,可谓身败名裂。

关键词:吴光新;皖系;直皖战争;长江上游总司令

中图分类号:K258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3-0079-05

Cognition of Wu Guangxin, cadre man of Wan faction during Zhi2Wan war

CHEN Changzhe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s of China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On July, 1920, Zhi2Wan war was being held in Zhi Li area. Wu Guangxin, cadre man of Wan faction, although not involved in it, under the support and incitement of Duan Qirui, did a lot for defeating Zhi faction. First, on Feb1 and Mar1 that year, in order to hold up Zhi faction army, Duan Qirui contrived to substitute Wu Guangxin for Zhao Ti, Captain of Yu faction. But it failed. Second, on May that year, Wu Peifu, Zhi faction in Hunan, fought against Zhang Jingyao, Wan faction in Hunan. After aligned with the South, Wu Peifu retreated to the North. Xiang army took over Zhi faction army territory immediately. Zhang Jingyao asked Wu Guangxin, settled in Yuezhou, to support him. But Wu did nothing in order to save his own strength. Third, When Zhi2Wan war began, Wang Zhanyuan, Zhi faction, managed to detain Wu Guangxin in Wuchang and unarm his troops. This i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defeat of Wan faction. After the war, Wu Guangxin was dismissed and judged in court martial. He lose all reputation in the end.

Key words: Wu Guangxin; Wan faction; Zhi2Wan war; generalissimo of the upriver of Yangtse River

1917年护国战争结束后,入川的滇黔军与川军在成都及川南一带,爆发了多次激战。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北京皖系政府,企图利用南方各派军队之间的争斗,乘虚而入,将四川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1917年7、8月间,北京政府在任命川军将领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的同时,任命皖系骨干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并率李炳之、刘耀龙两混成旅随之入川,以巩固川防,等待中央对南方作“根本之解决”。北京当局还明令南下之师,如第20师,及冯玉祥、张锡元等旅,均可归其调用。段氏将图川的重任委之吴光新。

吴光新,字自堂,又作植堂、志堂,江苏宿迁人(过去多认为吴为安徽合肥人),1881年生,系段祺瑞的妻弟,早年入随营学堂学习。1903年6月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第3期,次年11月毕业。此后历任北洋第3镇炮3标管带,奉天混成协标统,第13混成协炮标统带,第2军参议官。民国成立后,1914年4月任第20师师长,8月以病辞职。1916年9月,授予陆军上将军衔。1917年7、8月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北洋军两混成旅由岳州入川“查办”,已如上述。同年10月下旬,进驻重庆,有意谋取川督一职。11月中旬,他以“滇黔狼狈,形势显明”,并“且人不我谅,责望

尤奢”，深感难于立足，特电直系首脑、大总统冯国璋免其“查办职权”。不久，即奉国务院、陆军部电，准其辞去查办使兼职，专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并退出四川，改“扼守宜昌”。直至 1920 年 7 月在武汉被捕，长江上游总司令部经明令裁撤，其总司令一职，迟至次年 8 月始由直系将领孙传芳接任。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1920 年是吴光新在政治舞台上充分表演的一年。

一、图谋取代赵倜任豫督

1920 年 2、3 月间，中原大地发生了河南更易督军问题。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虽属于北洋系，但既非直系，又非皖系，在直皖两系的长期争斗中持中立骑墙态度。为此，段祺瑞对他颇为不满，早怀有抛弃之意。

早在 1919 年 7、8 月间，段祺瑞就曾图谋调皖系干将、湖南督军张敬尧为河南督军，而将原督军赵倜调往热河，后因赵氏的坚决反对而未成。11 月，段氏又提出由吴光新督豫的要求。原来，吴本人早想谋得一省督军的位置，这样既拥有军队又占据地盘，干什么方便。先是 1917 年 8 月他被任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后，即力谋取得川督的宝座。只因皖系在川、湘连遭挫败，他的川督美梦化为泡影。1919 年 11 月，皖系靳云鹏组阁，吴光新以为时机已到，急忙前往北京，要求出任河南督军。他还与段祺瑞、徐树铮等加紧密谋策划此事。后因赵倜向段氏行贿，才使皖系暂时打消这一念头。

1920 年 2 月中旬，皖系一些要人再次密议，拟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众议院秘书长）为河南省长。吴光新遂借剿办河南境内匪患为名，率部前往信阳，并欲与河南南阳镇守使吴庆桐联合起来反对赵倜。皖系军师徐树铮也急忙前往济南，与皖系师长马良商定，如赵倜不听命令起而抗拒，则由马率部开入豫境援吴攻赵。随后，徐氏又风尘仆仆地赶往蚌埠密晤皖系大将、皖督倪嗣冲，请倪氏设法牵制直系“长江三督”之一的苏督李纯，作吴光新的有力后盾。

皖段图谋更易河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河南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河南省议会及河南商务总会、河南豫政筹进会、河南校友联合会、河南教育促进会、洛阳商会等团体，先后发出通电，反对河南易督，并要求吴光新部撤离豫境。赵倜本人更不想坐以待毙。他一面作出军事部署，以河南第 1 混成旅旅长成慎为第 1 路司令，归德镇守使兼毅军统领宝德全为第 2 路司令，宏威军司令、乃弟赵杰为第 3 路司令，分赴各要地，准备抵抗。一面派其亲信、国会议员王杰，前往广东与南方联系，寻求支持，共同反对皖系。2 月 14 日，赵倜以宏威军总司令名义致电南方护法军政

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称：“靳阁现正竭力图豫，计在统一北方，破坏长江，然后进取西南，贯彻主战初衷。……敝省商定，均愿执鞭，强随诸君后。”之后，王杰在致岑春煊的密电中，也明确地指出河南易督与南方息息相关，不能让其得逞：“现在吴光新督豫之说，声浪日高。果成事实，则长江必危；长江危，则西南亦难支持。”河南易督，对直系的影响亦至大。直系各省督军，如直督曹錕、苏督李纯、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等，纷纷发出通电，坚决反对易督。2 月下旬，曹錕致电靳云鹏强调：“去赵用吴，北洋解体，万不可办”。直系“后起之秀”吴佩孚则猛烈地抨击。2 月 23 日，他发表通电称：“吴光新既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并要求大总统徐世昌等“勿为安福所利用，应飭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以弭战祸。并宣言决不轻易易督。”为有效地制止皖系的易督图谋，吴佩孚除派代表赴河南与赵倜接洽，商讨应对办法外，还加速自湘南撤防北归的步伐，以实力援赵。同时与南方联系，欲采取一致态度，“以破阴谋而杜后患”。2 月 24 日，吴佩孚密电南方岑春煊指出：“中央决定以吴（光新）督豫，虽各方反对，悍然不顾，即牵动大局，亦所不惜，发表命令，即在目前。”同月 29 日，他又致电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表示不满：“中央不但决易豫督，且认为有军事行动之必要，即中原涂炭，亦所不惜，大局破坏，亦所不顾”。此外，他介绍赵倜加入救国同盟，与南方联为一气，“亦经军政府赞许”。

奉系首领张作霖也于 2 月下旬致电大总统徐世昌，主张暂不更易豫督，“即欲更调，亦宜从缓”。基本上与直系持同一态度，惟语气较圆滑和缓。毅军翼长常德盛、统领郑明山等也于同月 28 日发电，反对更易豫督，并请派姜桂题暂主豫政。新疆省议会则于 3 月 3 日通电，反对吴光新接替赵倜督豫，要求“各省主持公道，协力电争”。

2 月 26 日，北京国务院在皖系的把持操纵下，通过了由吴光新任河南督军、王印川任河南省长的决定。但大总统徐世昌深怕河南因此发生战乱，对自己不利，故仅同意任命王印川为河南省长，不同意更易河南督军。他明确地表示：“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

由于赵倜的坚决抗拒，直奉两系和南方尤其是吴佩孚的有力声援，加以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无意改

吴光新 1917 年 11 月 14 日致徐树铮密电，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史馆藏。

云南省长公署档案，云南省档案馆藏。

陆军部档案，二史馆藏。

参陆办公处档案，二史馆藏。

变现状,使皖系感到阻力不小,形势不利,乃被迫作出让步,即暂时不动赵倜,但豫军必须返回原防,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对于皖系的这一要求,直系领袖曹錕代赵倜作了表示:如吴军能即日开离豫境,则豫军亦可即日返回原防。并指出吴部奉调到豫原为剿办土匪,现豫境并无匪迹,则吴部自应速离他去,以免发生不必要误会。赵倜本人也坚持这一点,豫军必俟吴部退出豫境后,方能遵照回防。

皖系更易豫督的图谋,屡遭挫败,但心犹未甘。是年3月,驻郑州的第8旅旅长靳云鹗所部在荥阳发生兵变,影响很坏。同时南阳镇守使吴庆桐有叛变迹象,赵倜不允其回任,有越权之嫌,为人所不满。因有此两事,皖系又借机发难,向靳内阁提出撤赵要求,但未被采纳。

同年4月间,吴光新驻信阳的暂编第3旅赵福汇部,因欠饷过久(一称受“匪人”勾煽),激起兵变,变兵大肆抢掠,致信阳一带损失惨重,吴光新也因之受到各方责难,要求其将所部撤出河南。

二、拒绝援湘 坚辞湘督

1919年下半年,为反对皖系湘督张敬尧在湖南的反动统治,湖南社会各界请愿驱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几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1919年、1920年之交,直皖两系的矛盾日趋激化。驻防湘南衡阳一带的直系吴佩孚,与西南军阀建立了反皖军事同盟。受到湖南驱张运动的策动,直系准备寻找借口,将驻湘直军(共1师3旅)撤回北方,以便全力对付皖系。在撤防之先,段祺瑞曾与徐树铮密商,决定一面命张敬尧予直军以迎头痛击,一面命荆沙吴光新率部集中于岳州,将敌军消灭于洞庭湖中。吴光新遂派其旅长刘文明为前敌军事参赞,赴长沙与张敬尧洽商夹击吴佩孚部有关事宜。吴部的撤防,遇到重重阻力,北京皖系政府一再不允所求。但直系曹吴的决心既下,便决定于1920年5月自由行动。张敬尧明白,吴部一旦撤防,湘防空虚,南军(主要为湘军)势必乘虚而入,将对其统治形成莫大威胁,故想尽办法欲加阻止。吴佩孚与南方相约,直军一旦撤离防地,南军应即行动起来,接收直军的原有防地,这将使张敬尧措手不及。

吴光新被任命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后,所部分驻湖北宜昌、荆沙和湖南岳州等地。直军按预定计划于1920年5月20日开始正式撤防。南军趁张敬尧所部未抵防地之机,即行占领祁阳、耒阳,并分路进攻湘南重镇衡阳。张敬尧和吴光新同属皖系,吴氏又驻军于湘属岳州及其附近。张敬尧便于是月29日、30日两次电请段祺瑞转令吴光新部迅开省城长沙增援:“昨日电请我师转囑吴自堂总司令,将驻岳之刘、

赵两旅迅速开拔来长,以备各军之后援,藉免疏虞。务乞我师催令飞速前来,以厚声势。”刘、赵两旅系指刘耀龙、赵云龙两个旅。同月31日,张向北京政府连发4电,请求速派“与尧能共患难之劲旅南下”,尤其是速令吴光新所部调赴省城增援。6月1日,他又连发3电,不厌其烦地请求当局速派吴部等援军。次日,他再发4电,其中一致段祺瑞,三致大总统、国务总理等,均为恳求吴军来援。其致段祺瑞电称:“昨据七师郭参谋长世纶来电,吾师决令自堂总司令所部驻岳之赵、刘两旅来援,极深铭感。望即催其早日拔队前来,以扶危局。”不知是中途变卦,抑或由于形势突变,电中所称赵、刘两旅即将来援,后来并未成为事实。

其实6月12日,张敬尧在援军不至、士气低落之下,已仓皇逃出长沙,并退往岳州收容残兵败将。同月15日,他又电请段祺瑞速派援军来岳,并表示愿将所部交与吴光新指挥,以挽回颓势:“务恳我师早为计划,调集大军援湘急进,或可挽回;否则湘局不堪。再,尧此次失败,有何面目见师及北洋同人,拟候吴自堂总司令到湘,面为计议,将尧部全归其节制,以厚兵力,而固我皖人将来之发展。”当他获悉吴部刘、赵两旅悄然开离城陵矶他去时,甚表不满,并赌气要求吴光新早接湘督之职,以求解脱:“驻城陵矶吴总司令之刘、赵两旅于本(15)日驰船下驶,未知开拔何处。前方军队正在收容未齐之时,意欲前进而鼓士气,不料竟自行开拔,并不通知,兵心甚慌,湘局危极。务恳钧座、院、部主持,早日免尧之职,以吴总司令领湖南督军,而收湘局,尧部或者不至溃变,否则不堪设想。”同月18日,他又向北京政府提出同一要求:“迭电辞职,并请简吴检阅使兼任湘督,藉图恢复,迄未奉复,下情至为焦灼!”他对吴光新安坐武汉,坐视不救,愤慨尤甚。同日,他又两电段祺瑞,声称:“现据本军驻汉办公处来岳呈报称:‘据闻吴检阅使声言援岳之期,其时尚早。大约为自湘来者所谗言,对于敝军,颇持蔑视态度。’……吴使奉命而来,尧已迭电敦求,不惟安坐汉皋,按兵不救,且无片字答复,不解是何用意?如若所报,是毫无救援之意,殊非中央策励之殷,与敝处望援之切所及料。”

原来,张敬尧6月12日将长沙丢给南军后,北京政府即于13日下令,将其撤职留任,并派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吴光新对湘局已失去信心,一面发电拒绝接受新职,一面急忙前赴岳州坐镇。形势急转直下,不数

督办边防(参战)事务处档案,二史馆藏。

张敬尧1920年6月15日致大总统等密电,陆军部档案,二史馆藏。

张敬尧1920年6月18日致大总统等密电,参陆办公处档案,二史馆藏。

日,他便前往武汉,其部属也开拔他去。据张敬尧 6 月 19 日致北京参陆办公处电称:“顷接吴使皓(19 日)电称:‘新对使命已再力辞,我部薄弱,无法进援’等语。是吴使来援之说已属无望,中央究如何处置,乞察核巧(18 日)电所陈,迅示机宜。”6 月 23 日,岳州外围受到南军猛攻,张敬尧率残部撤往嘉鱼一带,岳州旋于 25 日被占。30 日,张属顾琢塘部在军楼司不敌,也撤至赵李桥,并与吴光新取得联系。据顾致张敬尧电称:“今(30 日)早以两列车输送,现抵咸宁,与吴司令商酌,拟暂驻此间候命。”此前一日,北京政府又发明令:张敬尧撤职查办,特任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兼省长。7 月 1 日,北京政府复任命吴新田代理第 7 师师长,负责收容张敬尧残部。同月 7 日,张氏赴武汉与直系王占元面商部队接收办法,其所辖各军善后事宜,决定“仍由敬尧暂行负责,待赶办就绪,即行遵令交替;在新任督军吴光新未能遵令宣告就任,敬尧未能遵令交卸以前,所辖军队,暂由敬尧以督军名义统率,听王巡阅使节制。”文中所称“王巡阅使”系指新任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吴光新虽奉令检阅湖南,继而被任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但迟迟不肯就任,对张敬尧的求援,也一概不理,主要原因是他清醒地看到,湖南难以固守,何必与张氏同归于尽?故滞留武汉,另有所图。正如后来长江上游司令部参谋处 7 月 21 日为吴光新被捕通电所称:“吴总司令前以湘事失利,上游吃紧,驻节汉皋,规划防务。旋奉令检阅湖南,继又拜命湘督,皆经数辞,未邀俯允,仍不敢轻于受命,贻误事机。”

三、阴谋败露在汉被扣

吴光新是 1918 年北洋军在四川遭到挫败才率部来到两湖的,“经鄂省接济饷械,始得苏息”。后得王占元同意,让其参与鄂军对荆沙的军事行动,“为彼恢复名誉”。吴军驻防鄂省,前后数年,王占元以地主之谊,尽力协助,“优待客军,事事退让。有时该军缺饷,无不竭力筹措,勉为其难”。

1920 年上半年,直皖两系各自加紧扩军备战,战争随时可能爆发。7 月 1 日,吴光新电告北京陆军、财政两部称:“兹值军事吃紧,湘鄂警备,自宜先事准备,以资捍卫”,故拟将所部缺额“一律补足”,以充实力。7 月初,为对付直系,徐树铮迭召所属旅团长开会讨论办法,决定“密电吴光新调队信阳,遥为声势”,并“密令吴光新坚辞湘督,任南军抗鄂侵赣,以分其势”。是月 14 日,直皖之战正式爆发。16 日,王占元即设计在武昌扣押了吴光新,软禁于督署花园内(后解军法处关押)。这时吴氏拥有 6 个旅的兵力,其中赵云龙、陶云鹤两旅在信阳,刘耀龙一旅在广水,其余各旅分驻于宜昌、沙市、巴东一带。事前,王占元派直系第 11 师师长

李奎元率部赴信阳,鄂军第 4 旅旅长刘佐龙、第 21 混成旅旅长孙传芳各率所部去广水,监视鄂北豫南吴军。又派第 18 混成旅旅长赵荣华率部至潜江,会同第 16 混成旅旅长冯玉祥派兵监视鄂西吴军,防其轻举妄动。王占元扣留吴光新后,于当日及次日连发通电,揭露吴氏阴谋,表示将其扣押是不得已而为之。16 日的通电有云:“占元迫不得已,惟有暂行监视,勿令回汉,以免再为奸人利用。区区此举,……决无他意。所辖军队,亦应推与,毫无疑忌。”17 日的通电亦称:“核自堂年少有才,果能恪守范围,未始非后起之秀。占元不忍其为奸徒煽诱,致有越轨行动,以貽害大局,因于昨日来署,延使暂住,不令回汉。此为时会所迫,不得不然。至与自堂私交,固自始终如一,决无他意。”¹⁴扣吴的同时,对各地的吴军分别派员进行“劝谕”,对其驻汉卫队,则派队“弹压”,一律解除武装。王占元扣吴所罗列的罪状,达 8 项之多,即:1、在鄂境擅自委派地方官吏:“自鄂军克复荆沙,吴以客军委任县官,更置局所,遇事夸张,妄自尊大”;2、扩充军队,挪借巨款:“后乃廓充军队至六旅之多,驻在鄂境者,往往因饷项不继,时向地方商会挪借巨款,鄂省亦量力筹垫,中央饷到,并不及时关放偿还,军民交怨”;3、坐镇汉口,横生枝节:吴“近已新任湖南督军,仍复盘踞汉上,横生枝节”;4、勾煽“乱党”土匪,希图扰乱:“近以京保政争,吴乃潜居汉口,日与著名乱党田桐、白逾桓等秘密计划,初欲利用湖南溃兵,伺隙滋扰,后见各军俱已编遣就绪,乃变计煽动土匪,希图扰害地方”;5、破坏交通:“又复占据铁路,截扣火车,断绝交通,扰累行旅”;6、私调部队:“私调所部一旅潜赴信阳,经占元苦心劝阻,誓以不再调动,未几,又调现驻宜、沙两旅,秘不与闻,占元面询其何以食言,犹复诡称并无其事”;7、图扰河南,企图暗杀直豫军官:“近由襄阳电局检查处密电,私相联络,欲图分扰豫境,并据密探报告,有派人潜携炸弹,冀图暗杀豫、直重要军官”;8、扣留鄂省军械及新兵:吴“对于鄂省所运军械及招募新兵,一再扣留,在汉宣言,不出旬日,即见武昌有乱,伊乃出而靖难等语”¹⁵。

7 月 21 日,直皖之战胜负已分,长江上游司令部参谋处就吴光新在汉被扣发表通电进行申诉。该电对吴

参陆办公处档案,二史馆藏。

张敬尧 1920 年 7 月 9 日致北京政府密电,陆军部档案,二史馆藏。

陆军部档案,二史馆藏。

¹⁴ ¹⁵ 王占元 1920 年 7 月 17 日通电,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二史馆藏。

王占元 1920 年 7 月 16 日通电,陆军部档案,二史馆藏。

氏被扣经过情形作了较为具体明确的陈述。原来吴是在7月16日下午4时至5时之间被扣的。据称：吴因鉴于“湘、鄂防线接近，直、豫军事踵起，武汉为长江上游南北枢纽，设有动摇，大局倾危”。因之，他“于十六日午后四钟，宴集武汉军民两界高级官长于武昌之直隶会馆，将以共商维护，期保治安”。他又“先期渡江，往访王督军”。可时间已到，却未见王占元和吴本人前来赴宴，事有蹊跷。“忽闻督军令传与宴高级军官赴署会议，旋又传命政界各员回署”。其实，这时吴已被王扣留。但这与外间所传系王设宴扣吴的说法不同，值得注意。通电指出此举是王占元事先预谋策划的。因为是日下午，“汉口各领事接有王督军公函，告以警备，并有负完全责任之语，可证阴谋在先”。当时，吴氏在武汉的兵力有限。前赴武昌时，仅“单骑前往，祇仆从二人”（一称卫队“随同入内者四人”）。而长江上游军在汉者，“也祇有卫兵三百，借驻十八师司令部”。当日下午6时，鄂军一个团，声称“奉有督军命令”，开往汉口后城、桥口一带围击吴的卫队。因变起仓猝，以致“卫队惶骇，不知所措，悉力抵御，相持约有四十分钟，卒以众寡不敌，缴械受拘”。吴氏卫队迅被解决。后经查明，卫队死者3人，伤者数人；而鄂军死伤达80余人，毙马5匹。可见鄂军缴械时遇到卫队一定程度的抗拒。张敬尧闻讯，也连夜仓皇逃离汉口。王占元扣吴后，曾派人赴保定向曹錕报告扣吴情形。曹主张将吴“暗地处死”。但王认为只能关押，不能处死。

与此同时，吴光新驻在信阳的赵云龙、陶云鹤两旅部队，受到直系李奎元师的监视，并令缴械投降。赵、陶部闻知吴光新在武昌被扣后，感到前途无望，激起兵变。信阳人民又受到一次浩劫。

吴光新被捕后，其所属第4旅旅长费国祥、第2旅第4团团团长马林、参谋长杨言昌等，也于8月30日被大总统明令撤职查办。1921年3月6日，陆军部又电请王占元将吴部中央第2混成旅刘耀龙部予以解散。王占元为“慎重军实，筹备发还”起见，还于1920年8月令第20师等部，遇有“收留”吴光新、张敬尧所部被缴枪械，应开列清册具报巡阅使署，同时解交军械局“收存”。

直皖战争一经结束，大总统徐世昌据王占元电，以吴光新“实属意存破坏，法所难容”为词，于7月29日下令将其免职查办，所部交王占元收束。令称：吴“先行免去湖南督军暨长江上游总司令各职，交王占元彻查实情，呈候核办。所有长江上游总司令一缺，应即裁撤。其所辖军队，并由王占元妥为收束，以节军费。交陆军部查照。”8月30日，徐世昌又据王占元呈复，以吴“纵兵殃民，吞没军饷，近复有擅调军队，占据铁路，煽惑军官，勾结匪类情事”，加重惩处，明令“著即褫夺官

秩、勋位、勋章，即就鄂组织军法会审，讯明呈办，以肃军纪”。9月5日，王组织的军法会审判处吴光新15年有期徒刑。12月，陆军部呈报大总统，改判吴氏无期徒刑。呈称：“已革军官吴光新，通谋叛乱，擅调军队，依律判处无期徒刑”。大总统乃令：“应即依法执行。”1921年吴被提前释放，寓居天津，为皖系联络奉系而积极奔走。

四、小结

从1917年7月段祺瑞趁四川各派混战之机派兵入川起至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时止，在段氏的授意和支持下，吴光新为壮大兵力和扩展地盘，先是欲谋取川督，后又欲谋取豫督，最后复欲谋取湘督。但未曾料到，第一次以举措失当难于立足，致退出四川而未成；第二次以受到赵倜及直奉两系的反对，而告挫败；最后一次虽得“中央”（实段氏）任命，却以形势不利、湖南即将不保而迟迟不肯就任。可以说，三次督军的美梦，均化为泡影，徒劳而无功。此其一。其二，直皖战前，皖系军力优于直系军力，但双方一经交战，却以皖系的迅速败北而告终，其间虽有诸多原因，但在驱张战争中，吴光新坐视同系张敬尧的危急而不顾，以致张部庞大兵力不是被消灭，就是接受直系王占元收编，皖系损失不小。及至直皖之战正酣，吴光新又弄巧成拙，被王占元所擒，沦为阶下囚，其贴身卫队被消灭于前，分驻各地之所属被缴械收编于后，皖系又丧失了相当可观的兵力。张在湘之惨败及吴在鄂之被拘，两支皖军顷刻瓦解，这无疑是皖系在战争中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妻弟，人们称之为“国舅”。他特有段作为后台，一向心高气傲，刚愎自用，但命运多舛，屡遭挫折。对段本人和皖系来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被认为是既无政治眼光，又乏军事才能，无勇复无谋，是地地道道的平庸之辈。应该说，皖系和段一生事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位“小舅子”有关。同系诸人，对其所作所为，也颇有微词，诚不足怪。

作者简介：陈长河（1934—），男，福建龙海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汪谦干

陆军部档案，二史馆藏。

陆军部1921年3月6日致王占元密电，陆军部档案，二史馆藏。